

世界文學全集 57

基度山恩仇記

大仲馬 著 黃燕德 校訂





基度山恩仇記

——遠景精選版——

基度山恩仇記

世界文學全集 R 57

著者	大仲馬
校訂	黃燕登
發行人	沈登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郵局 36—575 號信箱
	郵撥：1 0 2 2 2 1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-2 號
	電話：7 1 1—7 8 7 1
門市部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
	電話：3 9 4—1 9 6 0
印刷所	其宗印刷廠
	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 113 巷 7 弄 16 號
定價	新台幣 320 元 · 港幣 53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68 年 11 日
再版	中華民國 70 年 5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有版權 · 翻印必究

56

安 德 理

基度山伯爵走進隔壁房間，就是跟班龐斯汀說的那間藍屋。他發現有一個態度瀟灑、儀表端正的青年，他是在半小時前坐着出租馬車來的。他一到門前，龐斯汀便認出來了，因為他的主人早就對他說過，是一個黃頭髮、黑眼睛、白皮膚、高個子的青年。

伯爵進來時，這青年懶散地躺在沙發上，用手裏的金頭拐杖輕敲着自己的皮靴，一看到伯爵，便站起來。

「我想，您是基度山伯爵吧？」他說。

「是的。你是安德理·賈凡爾康德子爵？」

「安德理·賈凡爾康德子爵。」這個青年重複地說着，然後向伯爵鞠躬。

「你帶了介紹信嗎？」伯爵說。

「我沒有提起這件事，是因為我對那署名很陌生。」

「信上的簽名是『水手辛巴德』嗎？」

「正是。但是我除了知道『天方夜譚』上的那個辛巴德之外，我再也不認識任何辛巴德了

。」

「這個人是辛巴德的後裔，我的一個好朋友；他是非常有錢的英國人，有些怪癖，本名是魏爾瑪爵士。」

「啊！真的，我明白了，」安德理說：「那倒是很特別的，這個英國人……伯爵閣下，我現在聽你的吩咐就是了。」

「如果你說的是實話，」伯爵笑道：「你可以把你本人和府上的情形說來讓我聽聽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年輕人講話神色自若，證明他有良好的記憶力：「我是安德理·賈凡爾康德伯爵，巴坦羅米奧·賈凡爾康德少校的兒子，我們賈凡爾康德一族人的名字，曾經記載在勞倫斯的金書上。我們家裏雖然富有，家父的收入每年五十萬法郎；但是却遭遇過許多不幸，我在五歲時，被險惡的家庭教師拐走，有十五年沒有見到我的生父了。從我自立以後，我就一直在找他，現在，我終於從你朋友的一封信裏知道家父在巴黎，因此我來向你探聽消息。」

「有趣極了！」基度山伯爵心中非常滿意，「一點也沒錯，你的父親的確在這裏，而且正在找你呀！」

伯爵從進入客廳就始終注意着這年輕人的表情，欽佩他態度的沉着和言談的自然；不過當他聽到「你父親的確在這裏，而且正在找你」時，安德理終於吃驚，他嚷着：

「我父親！我父親在這裏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基度山說：「令尊巴坦羅米奧·賈凡爾康德少校就在這裏。」

於是青年臉上驚愕的表情消失了。

「啊，是的，那正是家父的名字。伯爵閣下，家父真的在這裏嗎？」

「不錯，我剛才還同他在一起呢！他告訴我失去你的經過，我很感動，他在這件事上的憂慮和希望，真可以寫成一首動人的詩篇。有一天，他終於收到了一封信，說是拐走他兒子的人，現在願意把他的兒子還他，至少可以通知他到什麼地方見面，但必須付出一筆贖金。令尊毫不考慮地派人把贖金送到彼得蒙的邊境上，還帶着一張前住意大利的護照。我想，你當時是在法國南部吧？」

「我當時的確在法國南部。」安德理尷尬地說。

「有一輛馬車在尼斯等着你？」

「是的！而且我乘這輛馬車從尼斯到幾諾亞，又從幾諾亞到托蘭，從托蘭到剛比洛，從剛比洛到波伏森湖，從波伏森湖到巴黎。」

「妙！令尊走的也正是這條路線，他希望能在路上遇見你。」

「但是，」安德理說：「如果彼此見面可能會不認識。畢竟離開了一段長時間！」

「令尊現在心上只有一件事不安。」基度山說：「就是他急着要知道你在離開他的這段時間內的情形。拐騙你的人如何對待你，有沒有顧到你的身分；你道德上有沒有受到不良的影響，因為這比身體上的創傷更為重要。他還希望知道你優良的本性有沒有因缺乏教育而消滅。總之，你是否能在社會上維持你高貴的身分和地位？」

「閣下，」青年人惶恐地說：「希望家父不曾聽過任何流言。」

「我第一次聽到你的名字，是從仁慈的魏爾瑪口裏得知的。他看到你的處境很是難過，他很想恢復你失去的地位，他先找到了你的父親，再通知我，你快要來了，並且給了我有關你前途幸福的指示，我的朋友魏爾瑪是個怪人，但他為人誠懇，又十分富有，可以隨意揮霍而不必擔心破產。當然我也答應執行他的指示。先生，現在站在贊助人的立場上，我要問你一個問題，請你不要介意，按照你的財產和名份，你馬上就會成爲一個有權勢的人，我想知道你的不幸——不是你能控制的，這不會減少我對你的敬意。我很想知道，他們是否採取了某種方法，使你對於你即將踏進的社會張皇失措，以致別人懷疑你的身份和財富。」

「閣下，」這個青年沉着地說：「這方面請你放心。把我從父親身旁拐走的人，本來要把我再賣回給我父親的；爲了使他們的交易得到更高的價值，最好的辦法是讓我保全着我的身份和天資，並且還要加以教導。所以我受過很好的教育。小亞細亞的奴隸主人，常常造就他的奴隸爲文法教師、醫生和哲學家，以便可以在羅馬的市場上賣到較高的價錢。」

基度山滿意地笑了；想不到安德理的反應比他所想像的更靈敏機警。「很好，」基度山用一種與他無關的語氣說：「子爵，如果你是我，關於被惡人拐走的事，我就一字不提了。你的身世雖然是一篇傳奇，但是令人難以相信，反而把你看做夢裏跳出來的香艸，是個暴發戶而已，人家反而譏笑你。」

「我同意伯爵閣下的說法，」這個青年在伯爵探尋的目光下臉色變了：「確是很不愉快。」

「你的父親有些固執而又傲慢，風度上差了一點兒，」基度山說：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在奧地利服務過，就會原諒，我們對那地方來的人，在各方面都不十分苛求。總之，我敢保證，一會兒你就會看出令尊是一個很拿得出的人物。」

「那麼，家父真的很有錢嗎？」

「一位大富翁，他每年的收入是五十萬法郎。」

「我一定能過舒服的生活吧？」青年着急地問。

「最舒服的生活了，親愛的先生，他每年會給你五萬法郎。」

「那樣，我就願永遠留在巴黎。」

「你父親會付給你那些錢，」基度山說：「但是這筆錢要由魏爾瑪爵士給付，他同意令尊的請求，給你在唐高斯先生的銀行裏開了個每月支付五千的戶頭。」

「不知道家父是否打算在巴黎長期逗留？」安德理問。

「只有幾天，」基度山說：「他的職務不允許他一次離開兩三個禮拜。」

「啊，我親愛的爸爸！」安德理嚷着，自然是高興他父親很快地離開。

「因此，」基度山裝着誤會他的意思：「我不再耽擱你們這次愉快的會晤了。令尊正在那裏等着你。」

安德理對伯爵鞠躬，走進了隔壁的房間。

基度山望着他背影消失以後，然後按了一下樞紐，一幅畫框馬上滑向一邊，露出一條小縫，

可以從這條小縫看到賈凡爾康德少校和安德理在客廳裏的所有情形。

青年進去之後，順手關門，向少校走去，少校聽見腳步聲，站了起來。

「啊，我親愛的爸爸！」安德理爲了要讓隔壁的房間可以聽到，高聲嚷着：「真的是你嗎？」

「你好嗎？我親愛的兒子！」少校回答。

「在這麼多年痛苦的分離之後，」安德理仍然大聲地說，同時對那扇門看了一眼：「現在重逢，我是多麼快樂呀！」

「是呀，經過了這麼多年的離別。」

「你不擁抱我嗎？爸爸。」安德理說。

「你高興那樣嗎？來吧！我的兒子。」少校說。

於是兩人模仿着舞臺上演員的動作，互相把頭靠在對方的肩上。

「現在我們又團圓了。」安德理說：「不會再分開了嗎？」

「我親愛的孩子，你已經住慣法國，一定把這裏當作你的故鄉吧？」

「的確，」青年人說：「要我離開這兒，是很難過的。」

「我是不能長期離開盧加的；所以我必須儘快地回意大利去。」

「但是在你離開法國之前，我親愛的爸爸，我希望你把我的身分證明文件交給我。」

「當然哪！我就是爲了這件事來巴黎的，爲了找你，我吃了多少苦頭，就是要把這些文件交

到你的手裏。」

「那麼，文件呢？」

「就在這裏。」

安德理把他父親的結婚證書，和他自己的受洗證書一把拿過來，急切地看了一遍，從他的表情上來看，他對文件的內容很感興趣。

「我親愛的賈凡爾康德先生，」安德理親熱地握着少校的手臂說：「你得了多少錢來作我的爸爸？」

少校正要開口，安德理却又低聲說：「我作你的兒子，他們每年給我五萬法郎；所以我決不會否認你是我的爸爸。」

少校焦急地看了四周。

「好了，你放心吧，這裏只有我們兩人，而且我們用意大利語交談。」

「嗯，」少校說：「他們付我五萬法郎。」

「賈凡爾康德先生，」安德理說：「你相信不相信奇蹟？」

「從前不；但現在不得不改變觀念。」

「既然你相信奇蹟，你總得有相信的理由。」

少校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金幣說：「這就是最有力的證明。」

「你相信伯爵會對我實踐他的諾言嗎？」

「不過要遵守信上的話，我們一定要各扮各的角色。我是一個慈父……」

「我是一個孝順的兒子，因為他們選定我作你的後代。」

「你所說的他們，是指誰？」

「天知道，我是說那些寫信的人，你收到一封信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是誰寫的？」

「布沙誼長老。」

「你認識他？」

「我根本就沒有見過他，當然不認識。」

「他的信上是怎麼說的？」

「你答應我守密嗎？」

「這方面你大可放心；你當然明白，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。」

「你自己讀這封信吧！」少校說着把一封信遞到青年的手中。

安德理低聲讀着：

「你很窮困；等待着你的，是潦倒的晚年。你想發財嗎？至少是不必依靠別人。馬上到巴黎去，到愛麗絲大道三十號找基度山伯爵要你的兒子，他的姓名是安德理·賈凡爾康德，是你和高塞娜琳侯爵小姐生的，在五歲時被人拐走了。爲了使你不懷疑寫信人是出於一片善意，你會發現信封裏有兩千法郎的一張支票，請在勞倫斯

的高濟銀行兌現。同時也附上給基度山伯爵的一封信介紹信，信內說明你可以向他支取四萬八千法郎。記住一定要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時去拜訪伯爵。

布沙誼長老」

「我收到的一封信內容也差不多。」

「也是布沙誼長老寫的嗎？」

「不，是位英國人寫的，魏爾瑪爵士。他的代名是水手辛巴德。」

「我認爲你同樣不認識那英國爵士。」

「至少我們還見過一次面。」

「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啊！這點我不能告訴你；我要是告訴你，你就和我一樣聰明了，我不願意這樣。」

「信上是怎樣寫的？」

「你自己去唸吧！」

「你很窮，你的未來是黯淡而淒涼的。你想作一個名人嗎？你想發財嗎？你願意自立嗎？」

「我的天呀！」青年人說；「像這樣的問題會有兩種答案嗎？」

「當你抵達尼斯城時，基尼斯門有一輛驛馬車正等着你，經托蘭到剛比洛，再經由波伏森湖到巴黎。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點鐘，到愛麗絲大道三十號拜晤基度山伯爵，向他要你的父親。你是賈凡爾康德侯爵和奧麗芙侯爵小姐的孩子。侯爵會給你一些文件，證明這件事實，而且你將用這姓氏踏入巴黎上流社會。然後你每年會有五萬法郎的收入，足夠維持了。另附五千法郎的支票一張，去向尼斯費里亞銀行兌現，另附上致基度山伯

爵的信，我已請託他供給你一切。

水手辛巴德

「噢！」少校說：「很好，你說你已經見過了伯爵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他證實了信上所說的一切沒有？」

「完全證實了。」

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這裏面一定有人要受騙的。」

「我以爲，受騙的既不是你，也不會是我。」

「你以爲不關我們的事嗎？」

「不，但我們必須閉着眼睛把這幕戲演下去。」

基度山這時正走進了客廳。聽到腳步聲，兩個人就趕緊擁抱在一起。

「噢，侯爵，」基度山說：「你對幸運之神送還你的兒子，好像並不失望吧？」

「噢，伯爵閣下，我高興得不得了呢！」少校說：「可是我不久就必須離開巴黎呀！」

「呀，親愛的賈凡爾康德先生，」基度山說：「我想請你見見我的幾位朋友之後再走吧！」

「悉聽吩咐，閣下。」少校說。

• 記仇恩山度基 •

「可是，少校！」基度山說：「你應該給他一些錢。」

「我？」

「是的，你。」伯爵說着走到安德理身邊，把一包鈔票塞在青年的手裏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是令尊轉託我交給你的。」

「這算是我收入的一部分嗎？」

「不，這算是你在巴黎的旅費。」

「啊！我的爸爸太好啦！」

「低聲些！」基度山說：「他不願意讓你知道這筆錢是他給你的。」

「我很了解他這種體貼的心意。」安德理說。

「現在，我祝兩位先生晚安！」基度山說。

「我們幾時可以再見面呢？伯爵閣下。」賈凡爾康德說。

「是呀！」安德理說：「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再得到那種見你的快樂呢？」

「禮拜六，要是你們願意的話，是的，禮拜六，我在雅道爾村，芳登路二十八號的別墅裏宴客，客人中間有你的銀行家唐高斯先生，我要介紹你們同他見面，你們必須認識他，因為他要付錢給你們。」

「穿禮服嗎？」少校說話聲音很高。

「噢，當然，」伯爵說：「軍服，佩掛十字勳章。」

「我穿什麼呢？」安德理問。

「噢，簡單極了，黑褲子、黑皮鞋、白色背心、黑色或藍色的上裝、大領結。到鮑林或維郎尼克服裝店去作，假如你不知道的話，龐斯汀會告訴你的。你的衣服越簡單越好，因為你是一個有錢人。如果你要買馬，去找狄維丹，如果要買車，去找潘迪斯特。」

「我們幾點鐘去呢？」青年問。

「六點半左右。」

「我們準時抵達。」少校說。

賈凡爾康德父子向伯爵鞠躬，走了出去。基度山走到窗口，看見他們兩個人手牽手穿過對街

「兩個混球！」伯爵心中自忖：「可惜他們不是真的父子！」沉思一會之後他自語着：「唉，我要去看看莫萊爾，我覺得厭惡比憎恨更加使人難受。」

57

牆裏牆外

韋爾福府第後面的那片土地上，在枝葉茂密的栗樹後面、半掩着的園門外，我們將看到聚集着幾位大家熟悉的人。

這次，先到的是馬西蘭。他注視着樹叢中有沒有出現一個人影，焦急地等待着那石子路上輕盈的脚步聲。期待的聲音終於來了，他本來等待的只是一個人，但是他覺出兩個人向他這邊走過來。

范嫩婷的遲到，是由於唐高斯夫人和尤琴妮小姐的來訪，她們會晤的時間，超過了范嫩婷所預料的。她爲了不失約於馬西蘭，便請唐高斯小姐一同到花園裏散步。這個青年立刻明白了她所處的無可奈何的境況，所以他心裏覺得很安慰。范嫩婷走到能談話的範圍之內，她安排得很妙，讓馬西蘭看見她來來往往，而且每次經過都趁她的同伴不覺察的時候，向那個青年投來一個深意的目光，似乎是說『忍耐些！你看，這不是我的錯呀！』大約在半小時之後，兩位小姐回去了，馬西蘭知道唐高斯小姐的拜訪終於告一段落。不久，范嫩婷一個人又走進了花園。因爲怕有人注意她，所以她走得很慢，而且不直接朝花園的門走去，她先坐在一隻凳子上，小心地看看周圍有沒有人，然後起身向馬西蘭走去。

「晚安，范嫩婷。」

「晚安，馬西蘭，我讓你久等了，但你知道我遲到的原因。」

「是的，我認識唐高斯小姐。我還不知道妳們是知己。」

「誰說我和她是知己？馬西蘭。」

「沒有人告訴我，但是妳們走路和談話可以看出來，好像妳們兩個是在互相傾訴着秘密的女學生呢！」

「我們剛才談了一會兒心事，」范嫩婷說：「她說，她不願意同昂爾拔先生結婚，我也承認我一想到要和費蘭士先生結婚，心裏也很不自在。」

「親愛的范嫩婷呀！」馬西蘭說：「唐高斯小姐不願嫁昂爾拔先生，難道她別有所戀嗎？」

「我已經告訴過妳了，我和大琴妮小姐並不十分親密。」

「不過女孩子在一起傾談秘密之時，不一定要是特別知己的朋友；妳大概向她問過這問題。啊！妳在那邊笑了。」

「她告訴我，什麼人她都不愛。」范嫩婷說：「她一提到結婚就討厭，她情願過永無拘束的獨立生活，她甚至希望她的父親破產，那麼她可以像她的朋友一樣，過着藝術家的生活。馬西蘭，十分鐘後，我便要回去了。」

「爲什麼要這麼快呢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是韋爾福夫人派人請我去同她一談：一部分和我的財產有關，讓他們把我的財產拿去好了，我太富有了；或許在他們拿走我的財產以後，我才有平靜與安寧。如果我窮了，你仍然愛我嗎？馬西蘭。」

「噢，地老天荒，愛妳永恒，我並不關心妳富和貧；如果我的范嫩婷能够永遠和我在一起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可是他們找妳去，或許談到妳的婚事呢！」